

雅堂书库

中国全史

第四部

《中国艳史》

中国艳史

洪宪宫闱艳史演义

（民国）天忤生 著

目 录

第一编 总论.....	1
第二编 洪宪后及诸妃之历史	
小白菜遇合之轶闻.....	3
高丽姨太太与小白菜争长之趣闻.....	7
美人试马肇奇祸	13
何妃艳事	15
干儿购妾赠假父	21
红红断刀头	26
洪述祖恃妹为奥援	27
待婢为姬妾	32
居丧纳妾	33
桂儿与贵儿	37
南极星旁两小星	39
牺牲人命为红颜	41
女校书为女秘书之趣谈	43
阿香轶事	45
翠媛与洪姨之关系	49
候补姬妾之异闻	52
第三编 洪宪太子与公主及皇孙皇女等之历史(附皇媳与驸马)	

大阿哥轶事十则	54
皇二子之历史及其文学与疏狂态度	64
袁诸子之历史及其行状	73
洪宪公主之韵事及艳史	77

第四编 改元前之宫闱艳史

闱中筹备帝制琐谈	84
豹房轶闻	89
敕封嫔妃之趣谈	95
内监与女官及诸妃争执之交涉	97
陆建章绝世奇闻之奏摺	100

第五编 改元后之宫闱艳史

家庭朝贺之怪剧	102
太子典学问题与改良教育之谕旨	104
家庭大闹革命两则	106
请办贡货之动议与解决	109
皇帝总统之双料头衔	112
电话中之秽褻秘史	113
手订祖四大纲级及宠妃之奢侈	115
御干儿之笑史四则	117
侍从女官之轶闻六则	121
琐事拾闻	128

第六编 帝制取消后之宫闱艳史

新华宫中之妖异.....	131
诸妃诅咒蔡将军之轶闻.....	136
袁太子劝止取消帝制书.....	140
一片娇喉啼泣声.....	142
周妈大闹新华宫.....	143
为呼陛下餐白刃.....	147
请愿书劝进表之珍藏.....	149
四皇子之风流艳史.....	150
诸妃窃取冕服上之珠钻.....	152
陈将军之夫人与洪妃.....	154

第七编 袁帝升遐后之宫闱艳史(附染疾及欢留时)

致疾之原因及诸妃子女侍疾之轶闻.....	156
弥留时之琐谈种种.....	164
高丽姨太殉袁皇帝始末记.....	172
大典筹备处改设治丧所.....	175
诸妃争执服制之怪现状.....	178
死后祈福形形色色之轶谈.....	180
分产活剧.....	183
出丧声中之轶事种种.....	188
诸妃风流云散之琐谈种种.....	194

第八编 结论.....201

第一编 总 论

天忤生曰：余曩者著《袁世凯轶事》与《袁世凯轶事续录》及《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诸书，其稿件悉归某某书局付诸枣梨，发行以来，无不人手一篇，先睹为快。其销行之广，为近顷肆中出版诸书所未有。非余之文字有此伟大魔力，足以博阅者欢迎也，良以袁氏为人，为二十世纪支那之第一怪杰。其生平行事及一举一动，无不与世界上有莫大之关系。矧益以身为民国元首，而后忽萌帝制自为之野心，故世人对于袁氏一生事实，罔不欲尽悉其底蕴，尤喜津津道之，以供谈助之好资料尔。时余之书乘时而出，且篇中关于袁氏之遗闻轶事及一切有趣味诸端载之綦详，以故能得大多数之许可。职是故也。然世之论事者，回溯袁氏纵横天下四十余年，其始由末秩(袁之官阶始于直隶候补同知)，而洊升军机，其继由元首而妄思称帝，总彼一生之历史，实无在不用其诡譎诈虞，而权术与手段适足以济其恶，洵可称近今世界上唯一无二之魔王，而允无愧色。故其萌帝制思也，辄悍然为之而弗疑。人第知彼称帝一事惑于六君子十三太保之请愿也，迫于各将军巡按使暨一般妄思攀龙附凤之卑鄙齷齪无耻侪辈之劝进也，其实若辈仍居于被动地步，而犹非真正之主动人也。真正主动者为谁？曰：即袁氏之妻妾子女是也。顾或者疑吾之是言毫无佐证，以袁氏雄才大略实有驾驶世界牢笼宇宙之能力，彼果欲帝制自为，直竟为之，亦奚不可？何必待妇人女子之怂恿而始觊觎九五之位哉？嗟乎！岂

知世界上惟妇人女子之魔力既伟且大，吾见古来有拔山盖世之英雄，平时暗鸣咤叱，风云变色，川岳崩颓，而迹其生平隐事，往往拜倒石榴裙下，潜伏爪牙，而受妇人女子之鞭策而指挥之，比比皆是。矧袁氏之妻妾子女，饴以玉食万方之言，歆以子孙万世之业，乌有不就其范围者？平心而论，袁氏素有不轨之谋，其妻妾子女又日以是语及是事噪聒之，不啻为之导火线耳。此就势理上言之也。若夫事实上，则固有确当不移之佐证在焉。姑苏某女士者，不栉进士也，与袁氏夙有葭莩谊。幼时即失怙恃，且无叔伯兄弟行，乃依牛太夫人以居（牛太夫人乃袁之母）。牛太夫人善视之，亲爱逾于所出。袁氏固巨族，宅中设有女塾，牛乃使女士就读。女赋性聪颖，凡所学辄有进步，数年即成女通儒矣。既长，牛太夫人欲为之择配。女士自视过高，自以为世界男子无可偶己者，因以此意白之，牛太夫人亦不之强也。时袁族中女公子繁多，牛太夫人乃使女士教之读，由是岁以为常。迨袁氏为民国元首时，女发苍苍而视茫茫矣，犹执教鞭勿辍也。及袁歿，女士始告辞归里。以故，袁氏历史，彼知之最详；而袁之家庭间事迹，彼尤夙稔。女士返苏后，独居无俚，恒与其戚党某君话袁氏称帝始末，津津不倦。而其妻妾子女辈，于袁氏称帝的种种之骄奢淫佚状态，尤能手摩而口仿之，斯为详人所略，大似白头宫人谈天宝遗事也。女士之戚党某与余有班荆谊，去岁来沪，遇余于逆旅。十年旧雨，异地相逢，其乐无艺。因互询近况，已更纵谈时势以为乐。某乃举女士所述以告余，余好奇之心顿生，乃要某君毕其词，某君欣然允诺。于是穷数日时间，以竟所言。幸余之记忆力尚强，遂泚笔志之，成一巨制。此《洪宪宫闱秘史》一书所由作也。全书分八编，都十余万言。虽不敢自诩为信史，要亦茶余酒后之一良好消遣品也。

第二编 洪宪后及诸妃之历史

小白菜遇合之轶闻

项城幼时，曾随其父袁保庆寄迹金陵。其种种遗闻轶事，已详载余前著《袁世凯轶事》中，兹不复再赘。未几，保庆卒于江南盐巡道任所，项城乃偕其从兄世廉、世敦，扶柩回籍守制（按：保庆无子，以世凯为嗣）。迨服阕后，遂取于氏为室。于亦里中望族，素与项城之生父保中相友善，因以其女妻之也。于夫人虽为大家女，姿首平常，赋性尤蠢蠢。结褵后，殊不能博项城之欢心，以故闺房间恒有勃谿之事发生。盖袁之眼光夙睥睨一切，兹得即陋而笨之妇，宜其弗当己意。职是故耳，项城既与于氏伉俪不谐，于是屡背其妇潜在外间有惹草沾花之举动，久之，乃与小白菜结啮臂盟。小白菜者，邑中业豆腐黄甲之女也。虽小家碧玉，美丰姿，而肤色尤皙白妍丽，里人有“玉人”之称，故赐以“小白菜”徽号。更有好事者，编为谚语曰：“白豆腐烧小白菜，人人见了心中爱”。可想见彼女之颜色绝伦矣。项城居处，与小白菜家衡宇相望，一日偶与二三友朋拟至郊外作踏青游，甫出门，即见彼女危坐门槛内，掬水浣衣，虽蓬首粗服，卒弗能掩其盖代容光。袁一见，宛然遇五百

年前风流孽冤，因伫立凝睇，不忍遽去。嗣恐友人戏侮，不得已乃偕之惘惘行。盖袁亦夙闻女之艳名，特未留意，故不克睹其庐山真面目。今兹无心相值，故不觉惊魂欲堕也。时友人某甲（或云即徐东海）瞞袁氏注视彼女出神，亟以言话之曰：“娟娟此豸，较君家床头人何如？君果爱彼，盍设法致之？原是女至今犹待字闺中也。”袁笑而颌之。归斋冥想，夜不成寐，乃思得一策。明日，遣仆召黄某至，伪言每日清晨须食豆浆一盞，或使人送之来，或自往食之。黄某知袁为故家子，今承下顾，敢不奉命唯谨，遂诺之。袁更畀以数千钱，黄某而归。由是，袁每晨必诣黄处，以食浆为名，藉亲丽人薌泽，且时以金钱谄女母，欲借以与女接洽。母若逆知其意旨者，亦不之禁。积久，遂得与女通。既，又虑此一塊禁脔，终必为他人染指。因向女母商拟购之充下陈。母知袁醉心己女，视为奇货，故昂其值，索千金。袁婉言恳减其价，且曰：“设余异日有尺寸之进者，汝家老夫妇半生吃着，为我是赖。苟渝是言，非夫也。”女母为所惑，始允让半值。议已成矣，袁亟多方罗掘，仅得三百金，不足，则窃其夫人于氏之衣饰典鬻之，以符其数。盖袁於幼时，不事正业，素为家人所不齿，所有财政权从不假诸其手。以故，经济上非常困难。矧纳小白菜为妾一事，又非正当之行为，筹划巨款，未便向其父母发吻，即言之，亦绝对不生效力。故不得已出此穹筐之下策也。事为于夫人侦知，怒不可遏。亟陈之翁姑前，要其为梗。保中夫妇向不以袁为跽，今闻擅自纳宠，召之至，面数其罪，勒令其速与小白菜翻悔前议，否则立即斥逐，将不承认其为袁氏子孙。袁恪于众议，且实逼处此，乃与小白菜商，谖姑缓其事，俟诸他日，行必克践旧约。小白菜勉从袁情。袁以于夫人破坏己事，衔之刺骨，屡藉他故，向于氏寻衅，以致夫妇反目。袁矢於于曰：“汝今敢于轻视吾

者，以吾不能扬眉吐气之故耳。今若此，吾将他去，以博取一切富贵。矧袁氏不乏门生故旧，其据要津握重权者，亦实繁有徒。吾苟稍稍自贬节，介依若辈彩凤翼下，当弗难获一枝寄托。异日归来，将以五花官诰饷汝，不尔者，誓不与汝再见。”于是请于堂上，欲往江南报效某巨公。堂上可其请，为之治行装，匆匆就道。于夫人尚有惜别态，袁不顾而去。启行之前一，袁潜诣小白菜居，告以明日首途。小白菜骤聆是语，牵衣呜咽曰：“君将从此弃置妾而弗顾，都妾此身将谁属者？”袁亟出恳挚之语，慰之曰：“卿胡戚戚为？余之此行，盖为异日出人头地之计耳。苟有赁藉，行有佳消息报汝。汝试记取，迨吾置身青云之日，即谋金屋贮汝之时。与卿把晤，会当不远。此际何惜暂别也？”小白菜仍恐其诳己，因不之信。袁指天誓日，以明心迹无他。小白菜始稍熨眉皱。是夕，留与共宿。破晓，袁别小白菜而伯劳去矣。由此滞迹南方，荏苒数载，而所如辄阻，郁郁不得志。偶一返里省亲，弗与于夫人晤，悉寄宿小白菜所。盖坚守弗发迹不与于氏相见之前语也。无何，袁因某钜宦之介绍，欲投吴长庆麾下，苦无资斧，于小白菜前微露其旨。小白菜乃摒挡所有，悉以畀袁，弗足，又称贷以益之，藉壮行色。袁得金，抚小白菜之背长叹曰：“卿吾之女鲍叔也！苟有发迹日，誓不相忘！”遂克期成行。既报吴将军，吴因故人之文孙（吴将军曾隶袁之叔祖甲三部下），优礼有加，更予以重任。袁固机警百出者，凡所指施，悉称吴旨，遂邀激赏。无何，吴将军奉旨驻扎朝鲜，袁亦随节往。不数年，袁竟代吴职。而此青年之仕官，乃得雄飞于三韩岛周矣。袁辄怡然自喜曰：“今而后，吾有以对我小白菜矣！”派其干仆三五辈，费金帛诣项城，接取小白菜至高丽，偕己共居，而于夫人不与焉。于忿甚，曾贻书谓其宠妾灭妻，责让备至，袁亦不之报也。及袁为直隶

按察使时，于夫人始至任所云。

高丽姨太太与小白菜争长之趣闻

当小白菜未至朝鲜时，项城则又有一段风流艳史在焉。先是，袁偕吴将军驻兵高丽，以参赞资格而兼外交上之职务。盖袁彼时年龄虽稚，具有敏捷活泼的手腕。凡所设施，吴必与袁商榷而筹划之，其建议确有远到之眼光与夫深远之识见，故吴将军倚之如左右手。会大院君与闵妃为争政权事酿成惨杀之怪剧发生，袁曾为闵妃划谋决策，卒得最后之胜利。以故，闵妃极契慕袁之为人，乃挟韩王李泳，召袁入宫，商量善后良策，所对辄中肯綮。韩王大喜过望，聘袁为练兵大使，征集三韩程度较优子弟，朝夕训练。不数月，果有成效。李泳命其军曰义勇团，使袁统率之，为保卫己之劲旅。不宁惟是，凡国中一切大小事宜，悉付袁取决。袁苟不表赞同，韩王决不施行也。一日，袁正与李泳讨论国事时，忽宫监传闵妃命，召袁入后宫提议重要军情。袁见闵妃与己优礼有加，更赐以饕餮，时席间别无他客。列坐者惟袁与闵妃两人，外此则三数辈内监在侧，以供驱使而已。袁似有不安意，酒甫数巡，欲兴辞而出。闵妃急召之，谓有要事面述。因屏退侍从，出其和易之语，谓袁曰：“君少安毋躁。余今以盛饌享君者，非重君之职位。实佩君之才干耳。故不惜降王妃之尊，而与外臣杯酒谈心。君苟拒绝，殊辜负余心矣！”言次，凝睇视袁，若含有无量爱慕状。袁聆其语，遂心领而神会焉。初，闵妃素以艳名播於世，咸称为世界第一美人。袁至朝鲜，曾于绿野山庄（按：此地 在汉城外，

为朝鲜国王及其妃离宫)获瞻其颜色，诧为得未曾有。今兹与此绝世丽妹促膝倾谈，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其始犹未敢妄冀非分之想，及相处既久，则得意忘形，举动在所难免。矧袁正届青年，离乡背井，为日已多，锦衾角枕，不耐孤单，对此能不为之心动乎？闵妃与袁既结秘密感情，无日不藉故召袁入宫，以图会晤。继恐为李泳及宫监觑破真相，于是互相磋商，筹得一策。闵妃乃说于李泳曰：“袁大使在韩，未挈眷属俱来，虽服劳给役，不乏臧护辈，终有未克体会入微者。莫如以吾母氏养女碧蝉，嫔彼为箴室。小妮子善解人意，必事彼尽职。”李泳固唯闵妃之言是听者，颇韪其说，且使妃执褰彦焉。妃喜其计售，欣然往母家与碧蝉商称：袁为英姿飒爽之少年，设舍彼不适，后此无人可俪矣。碧蝉为闵氏寄养女，姿首亦佳，惟稍逊于妃。虽巾幗，而雅有须眉之气。常谓己不幸为女子身，又为闵氏假女，诚世界上第一可怜人，其最后希望，将来必得天下英雄，始可委身而事。否则，宁以丫角终老。兹闻闵妃为己作伐，首先询曰：“姊所谓袁某其人者曾娶否乎？”妃诡词答之曰：“未。”碧蝉曰：“如姊言，彼人既负有才识，且膺清政府重寄，来驻是邦，焉有年近三十而仍为鳏鱼之理乎？窃恐姊受彼给耳。果而，妹不愿腆颜作袁将军帐下羔酒侍儿也。”

“妃力辩其无，更自矢以坚其信。碧蝉始首肯。袁纳碧蝉之夕，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奁具丰美，埒于王侯，盖欲却碧蝉之疑团，不得不如此也。自碧蝉下嫁袁氏后，妃以姊姊名义，屡至袁寓，与碧蝉把晤，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假是举与袁幽会，庶可得盖藏无迹，其计可谓狡矣！久之，碧蝉尽悉其中底蕴，阴憾受闵妃之给，而以己身为其傀儡，遂向袁严词诘质。袁知弗能隐，遂以实告。碧蝉泣曰：“妾为妃所卖矣！顾妾既事君，此身已为君所有，虽抱衾与裯，安敢怨哉？君与吾姊狎，在理，

妾未便与闻其事，然为君生命与名誉计，妾不得不略进忠告也。

“袁聆是郑重之语，心颇眙曙曰：‘子试言之，果有正当理由，余无不降心相从。’”碧蝉曰：“吾姊何人，乃三韩国母也。吾驻节是邦，虽曰上国天使，然论其位次，终居外臣之列，而顾能唯所欲为乎？夫吾韩王，柔懦性成，耳目所及，弗能逾五步以外。微论其不知是暧昧事也，纵使知之，彼亦惟吞声饮恨，甘以此一领绿头巾加诸额颅之上已耳！然妾遍观李氏族党中不乏激烈分子，谓果侦知秘密，安知不出惨厉手段以对待君两人乎？矧三韩自政变之后，吾姊专横，已达极点，尽寒诸李之心，若辈方且昕夕同吾姊之隙，以为起而推翻计。兹值此中篝贻羞，适足据为口实。妾虑君及吾姊之祸，迫在眉睫，君顾不之觉耶？夫吾姊不过一妇人耳，即使身罹不测巨祸，于三韩原无足重轻。所患者，君抱不世之才，且受清廷重任，而亦陷于危险，妾为君计，亦殊不值。脱令诸李畏君威而惮吾姊之势，不敢遽尔发难，而飞短流长，禁人之嘖有烦言？他日，设为中国政府所知，君之名位，不克永保，无论矣，而名誉上之污点，适足为君前途上之障碍。恐终身无菟饭处矣！”袁味其言，具有至理，曰：“然则，将何以垂其后乎？子盍为我代筹之？”碧蝉沉思良久，弗能置答。袁再四诘之，碧蝉徐徐曰：“兹事颇难措置得当。”袁曰：“何说？”蝉曰：“君欲免祸，莫如竟与吾姊绝。然彼在吾国中，实占有一部分势力。君今驻兵三韩，仰彼鼻息者所在多者。设于之脱离关系，彼必衔君甚。将来于中韩两国交际上，万一彼暗掣君肘，君焉能措置裕如乎？为今之计，君惟有迎夫人至韩之一策。彼见于夫人与君同处，势将踪迹寝疏。纵遇而来此视妾，又安能彰明较著留连不去强君叙旧好哉？大抵男女爱情，愈亲则愈近，愈远则愈疏，势也，亦理也。君苟黠吾言者，则请如吾约。否则，余不能为力矣！”袁曰：“姑

如子言办理，设吾妇至，将置汝于何地耶？兹事吾殊不忍！”碧蝉即作简单之语曰：“余已为君媵妾，愿屈服于大妇范围之下。妾虽女流，颇知大义，断不致嫡庶之间起龃龉，累君调停于两者之间，君正不必鳃鳃过虑也。”袁戏谓之曰：“吾妇性极奇妒，脱见子，竟施以野蛮手段，子能忍之乎？”碧蝉凄然曰：“妾惟逆来而顺受之。君夫人倘再不我容，妾即愿终其身作为刘安鸡犬，斯可矣！假而曰猜语泉声，日鸟数至，妾受此奇辱，不怨君夫人待我不情，而自伤式命不犹己耳！”语至此，潸然泪下。袁即迳前执其手曰：“子代吾划策，可谓虑周藻密，吾当惟子言是听。”碧蝉乃收涕致谢。明日，促袁遣仆返里，迎娶于夫人来韩。袁思于氏性情，与己素不浹洽，不如迳使小白菜（详见前节）至此，以践前约。且小白菜赋性和霭，将来可免与碧蝉发生冲突。因毅然囑仆，秘密从事。仆诺而就道。比小白菜至，袁亲诣海轮迎迓，告以已纳碧蝉事，更要其以于氏自居。小白菜闻是语，不觉醋海波兴，怒而喏曰：“我不惯为此也。夫君既爱情专注于彼人，何必迎我来？今君已有专房宠，我不如归去。若曰使我伪为冢室而欺彼，我实无此福命。”言已，欲行，袁百计慰藉，小白菜始勉如所请，因相与偕归。碧蝉以大妇待之，执礼甚恭。小白菜竟悍然直受，碧蝉亦未之怪也。迨相处既稳，遂廉得其情。初，碧蝉见小白菜举止绝无大家风范，又以其年龄与袁相悬殊甚，心窃窃然疑之，只以语言不通，卒未由窥其真相。及久，察言观色，觉其确非于夫人。乃出重金贻袁之侍从，始得其实。亟与袁大开谈判。袁始犹力辩其非是，碧蝉忽沉毅其面色，曰：“君固妾所仰望而终身者也，渠来，或有不得已之苦衷，君不妨明以告我，妾无不曲为相谅。今若此，胡欺我之甚耶？夫兹事本极微细，君既给我，原无何项关系。设他日有重大事体发生，君亦循其故智，妾何

以自解耶？揣君意旨，似不以妾为所妾，果尔，妾又何必腆颜在君侧哉！请从此逝。”于是低首，嚤嚤啜泣。袁见其娇态柔声，不觉爱惜倍至。且知不能再讳，乃举小白菜历史及与己之遇合前事以告。碧蝉曰：“然则妾与彼人共处，君将若何位置之？乞君指示方针。”袁曰：“兹事极易解决，汝两人平等焉可也。”碧蝉粲然曰：“否，否，君言殊未合理。”袁不悦，亟僇曰：“汝侪同为吾之姬人，有何阶级之可言？子意然则欲效春秋时滕侯薛侯争长故事乎？”碧蝉曰：“君言是也。妾以为次序与名分，不可不定。”袁曰：“名分即以次序后为例乎？”碧蝉曰：“然”。袁曰：“若言次序，实彼先而子后。彼人发髻垂垂时，即荐乃公枕席，迩来已十年于兹矣。子归我甫及两载耳。若曰正名定分焉，子当居第三人之列。”碧蝉笑曰：“君所言不为无理，然而其中正自有说，请与君研究讨论之。夫彼人与君，感情虽云非一朝一夕之故，然香巢金屋，何以蛰居母叉？则君夫人尚未正式承认，概可想见。论名义，彼不过为君之姘妇已耳。今兹来韩，乃正式就媵妾之位之始，子谓彼能后来居上耶？妾与韩王李泳，忝属椒房戚谊，以门第论，虽不能适天潢贵胄，然于富家巨族中择一良好子弟，为百年伉俪，当如操左券。何期闵妃卖我，忍心使零丁弱娣，充君家下陈之选。妾已自伤命薄，无可告语矣。君今仍欲使姘妇加诸妾上乎？妾弗甘也。且君与妾自议婚以迄结缡，皆言未娶，不图使君固自有妇，致妾以敌体之尊，降为君家一姬人。命也如此，夫复何言？设使妾性情倔强也者，则当根据前言，与君及吾姊争执，或提起诉讼，或下堂求去。君亦弗能责妾非正当之行动。然妾已安之若素，君乃使姘妇学作夫人以给我，君何以对妾乎？果使君夫人来此，妾自固执侍妾之礼。若曰彼人当北面而事我，敢于我争长乎？妾死可也，不甘应命。”袁以其所言理由充足，

竟无辞与之辩难，因韪其说，乃向小白菜婉商。小白菜不可。谓：“卧榻之旁，容他人鼾睡，已属逾格让步；脱思喧宾夺主，拚舍此生命，誓不承认。”袁再四恳商，又方始允许通融办理，位次居于并立，其事始寢。而一般仆从咸呼小白菜为中国姨太，呼碧蝉为高丽姨太，衣服饰物，无分轩轻。至信宿之期，两人月得其半。由是闵妃亦弗时相过从。即偶而枉顾，亦旋来旋往。嗣知袁迎取小白菜至韩，系出于碧蝉之主动。欲藉以抵制己者，因恚恨交集，乃交欢小白菜，合力谋推翻碧蝉，为报复之计。厥后高丽姨太失宠，实出于二人浸润之譖云。